

演唱文艺

(活报剧)

快马加鞭

曾 煒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描写某水电站建設工程，
地大跃进的活报剧。它反映了在这大跃进的激流中，
領導者和工人們怎样以万分高度的革命干劲，投入社
会主义建設；并在这大跃进的宏伟号召下，人們如何
克服了残存在自己身上的錯誤思想。

快 馬 加 鞭

會 煒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大南路43号)

广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粵版字第1号

新华書店广东分店发行

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書号：1173·850×1168 1/64·5/8印張·14,000字

1958年5月第1版

1958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數：2,001—4,000

統一書号：T 10111·250

定 价：(6)八 分

• 活报剧 •

快 馬 加 鞭

曾 煒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時間：現在。

地點：某水力發電站工地。

人物：林西——風鑽班班長，三十五歲。

李斌——工程局的黨委書記，林西的新徒弟，四十來歲。

王養——出碴班班長，十九歲。

王七——木工班班長，王養的哥哥，三十餘歲。

苗枝——女護士，十八歲。

陳明——來客，海南島的規模巨大的水電站負責人，四十來歲。

群眾若干人。

布景：這是主体工程大壩前山腰的小空地。台右是職工宿舍的門口（貼有幾張保證書），

門前有一临时搭起来的木方桌和三张木凳；台左有几块山石。这是山巒重迭的峡谷，遍山松树，一片青綠；台左角就是正在兴建中的混凝土拱坝远景，工程浩大，气势雄伟。

幕启：场内空无一人。

黄昏。山谷挡住夕阳，山腰有薄暮的余晖。广播台正播送紅綫女演唱的“搜書院”粤曲；機車、斗車、軋石机、拌和机声伴和着；拱坝前的門式起重机正忙碌地揮动它的臂膀。

片刻，工人们下班回来了。为首的是林西师傅、李書記、王养，还有混凝土工、起运工等。他们都戴上安全帽，林师傅和李書記还穿上一身膠衣、皮靴，好象刚从水里上来似的。他们虽然经过一天的艰苦劳动，但精神却很飽滿。李書記一上场就坐

在石頭上脫去膠衣，王養也把工作服、安全帽放在木桌上。其餘的人紛紛進宿舍。

李斌：（感到累，把肩膀轉動一下）哎喲，我的
，老天！

王養：嘻，我們的黨委書記，今天够受了吧！

李斌：（走到台后環顧四周）差不多。

王養：（天真地）比起坐在辦公大樓，怎麼樣？

李斌：（笑）哈哈，小王，你也跟我開起玩笑
來啦？

王養：現在誰也敢跟你開玩笑！

李斌：以前……？

王養：以前，我知道這工地有工程局長，有黨
委書記，可他高矮肥瘦全不曉得。

李斌：說得對，這就是官氣！

王養：（認真地）不，李書記，我沒說你官僚
主義呀！

李斌：說也應該。

王养：不，李書記……（沉思一会）說实話，
以前我是說过領導上官僚的。可后来一
想，哎，这工地那么大，万几人，当个領
导人也够麻煩呀！

李斌：所以你就原諒我們了？

王养：对。

李斌：（半开玩笑地）那糟糕。

王养：为什么？

李斌：那是包庇官僚主义。

王养：（委屈）不……

李斌：我說得不对？

王养：是，你不了解我。

李斌：为什么？

王养：李書記，你还不晓得。我对建設水电站
蛮高兴的，我总盼望有一天在最偏僻的地
方都能用上电灯，所有的农田都受到水庫
的灌溉。所以我拚命干，我见到什么不合
理的事情就提意見，意見不被接受就吵。

可是——

李斌：可是现在你又包庇官僚主义？

王养：不。（走近李斌，感情地）最近我看到
， 領導上狠狠地改进工作，特别是你們領導
干部也下来跟我們一起……我……我的心
变了……

李斌：怎么变？

王养：我完全明白，就是有很大缺点，共产党
也是完全能克服过来的。

李斌：（紧紧握着王养，感动地）你这番話也
感动了我。我真感謝你对党的信任。

王养：應該的。我家两代都是工人，过去我們
受尽苦啦！

李斌：你是共青团員嗎？

王养：现在是。

李斌：怎么說？

王养：我希望很快成为共产党员。

李斌：对，你應該努力爭取。

王养：可是我的缺点还没有完全克服。

李斌：什么缺点？

王养：我动摇过。以前，我哥哥老是闹思想问题，叫我跟他一起回去。我也觉得我们现在太苦啦！住的是山头，干活在地洞，一天不见太阳；每到一个新工地，只有一支小红旗，到处是荒山野岭，当一完工马上又走了。老是走，走，走到天涯海角，一生没有安乐，何苦呢？

李斌：这是党给我们的光荣。我们在最艰苦的地方为祖国出一点力，那不是更值得骄傲吗？

王养：对。自从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我们拿出最大干劲来个大跃进，十五年赶上英国，我就想开了。现在，我倒可以向你保证：无论到任何最艰苦的地方，不哼一声！

李斌：对，我们来握握手。（两人握手）

〔林师傅换了衣服上。〕

林西：（发现李斌还在）怎么你还不回去？

李斌：（笑）我不是早对你说不回去啦？

林西：我也不是早就不答应你留着吗？

李斌：林师傅，你听我说，我该留下来——

林西：你听我说，你该回去。

李斌：家里的事有副书记。

林西：不，你这几天够累了。

李斌：不累。

林西：（严肃地）不，你该听师傅的话——休息。

李斌：这……（笑）

王养：李书记，你看你的师傅多厉害呀，小心！

林西：（忍不住笑）小鬼，多嘴。哎，我这个师傅真难当，从来没有收过那么大的徒弟。

李斌：是呀，我四十多啦，比师傅还大。

林西：别调皮。我说我从来没有收过有资格坐小包车的大学生哩！

王养：那就开开眼界吧。现在新鲜的事情可多

哪。

〔此刻，广播台开始播送消息。〕

广播声：自从全局职工代表大会响应中央首长和省委指示，保证提前在国庆节发电以后，各工区、各附属厂都先后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全局职工都鼓足了革命干劲，掀起了生产大跃进高潮，保证再提前在九月发电。到现在为止，从各个工种报上来的喜讯看，今天全部都打破了昨天的纪录，这是职工代表会议后的新献礼！我们相信，新的成绩，新的倡议，每日，每时都将出现。同志们，让我们鼓起最大干劲，来个大跃进吧！现在请听听各工区的惊人消息……

王养：前两天我以为只有我们工区才能再提前，原来他们也赶上了，真新鲜！

林西：是呀，我也好象做梦一样。年初，我以为1959年初发电算是冒进了。后来说国庆

节前发电，我心里还没有底。誰晓得这几天大家鼓起了干劲，还要提前呢！

李斌：这就是革命！

王养：对，人家說讓“高山低头，河水讓路”，可我們却要讓“七个山低头，山洞成河道”。

李斌：对。刚才我經過你們的俱乐部，不晓得誰作了一副对联——

王养：什么对联？

李斌：你听着，上联是：“不敗英国非好汉”，下联是“快馬加鞭是英雄”！

王养：这对联好极了，是誰写的？

李斌：我也不晓得。

林西：（不好意思）是我写的。

李斌：哈哈，原来你还有这一手。

王养：林西：我本来只讀了三年書，可是革命干劲一来，我也要打破常规，試試看。（笑）

李斌：对，我們要赶上英国，就要有快馬加鞭

的英雄气概。

王养：别吵，听听……

〔广播台的广播声：以上是厂房、大坝、土坝、机械化站的新纪录，现在请大家再听听隧洞工区的惊人成绩吧！〕

王养：广播我们的成绩啦！林师傅，一定有你的。

林西：别吵。（大家静下来）

〔广播声：隧洞工区支洞工段林西风鑽班几天来改进了新的开挖方法，采用了分层打鑽，每天能放四排炮，打破了风鑽工历来的最高纪录，这是林西师傅发动了群众，大胆创造的结果。……〕

〔此刻，几个工人跑上来祝贺。〕

众：林师傅，恭喜，祝贺。

林西：这怎么搞的，我要更正。

众：更正什么？

王养：这明明是你创造的嘛！

林西：哎，不錯，是我出的主意，可我們的黨
委書記——

李斌：我是你的學徒，一個兵——

林西：不，你是參謀；不，是政委——

李斌：不，你听我說——

林西：不，你先听我說。不錯，我出主意，可
是你幫助我動員出礮班、炮工，一起安
炮，一起出礮，不分你我，大家同心合力
干，……這不是你的功勞嗎？

李斌：不，沒有你的主意，我們創造不了四排
炮——

王養：也創造不出今天的成績。

林西：哎，真是！

众：哈哈……

王養：別吵，听听……

〔廣播聲：剛剛收到隧洞支洞工段風鑽二
班來的電話，他們保證學習林西師傅的先
進方法，並在組織力量上作個大改進，要

創造新紀錄，跟林師傅挑戰。……

林西：哎唷，來啦，來啦！

王養：這回有戲看啦。林師傅，怎麼辦？

林西：是呀，怎麼辦？政委，你看？

李斌：听司令員指揮。

林西：我看還是大家來合計一下吧！

李斌：對，今天晚上就開個諸葛亮會吧！

王養：對，一定要賽過他們。

林西：對，我們要保持不敗紀錄。

李斌：這樣好不好？現在大家先去洗個澡，吃頓好飯，回頭就來開會。

眾：好。

〔眾紛紛下，王養把李斌和自己的衣服、安全帽，拿進宿舍。

〔各種機器声响着，廣播台又播送樂曲。

〔片刻，王七氣喘喘上。

王七：哎唷，我的老天……山，山，山，開門見山，找個人也要上個大山，唉！

王养：（上，见王七，喜悦）哥哥，你病好啦！

王七：（无精打采）好啦。

王养：（不解）昨天我问医生，他说你还要几天才能出院，现在怎么又好啦？

王七：不好也算好了。

王养：为什么？

王七：我住不惯医院——那么一点毛病就呆上十多天。

王养：（误会，天真地）那，哥哥，你是不是看到我们大跃进，沉不住气，赶着出来干个痛快？

王七：我没有你那么积极。

王养：（冷下来）大家都要做促进派嘛！我——

王七：我就是促退派。

王养：你——

王七：我呆不下去。到处都是荒山野岭，睡在山上，吃在山上，吃住都没安乐过；一个工地建设完了又到一個工地，不晓那一天

才能完。

王养：那不是很好嗎？領導常常說，電就是工業的心臟，多建幾個電站，我們的工業就發展得更快——

王七：我知道。

王养：你知道廣州現在正在建設許多工廠，急需用电嗎？你知道附近一帶的農民也需要我們這個工程來防洪和灌溉嗎？

王七：別跟我說大道理，我比你還懂。

王养：那麼你？

王七：我是決定走啦！這十來天在醫院，我已經想透了，還是走為上着。

王养：那你到哪裡？

王七：不能在大城市呆下去，起碼也住在小鎮上。我有技術，到什麼地方反正不會挨餓。

王养：哥哥，你——

王七：我現在來跟你商量。